

日本軍閥 禍國史



日本岩淵辰雄著 明雲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日本軍閥禍國史

著 岩 淵 辰 雄

譯 明 雲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日本軍閥禍國史

(全一冊)

著者 岩淵辰雄

譯者 雲明

出版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北平西單北大街一一三號

· (版權所有) ·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譯序

首先我來介紹這個作者。他是一個日本新聞界出身的、政界幕後人物，和近衛是很好的朋友，常近衛活動於舞台上時，他曾經參與策劃，其中情景，就是從這本書裏我們也可略窺端倪。論經歷，他出身於「國民新聞社」，其後供職於「東京日日新聞社」與「讀賣新聞社」，成了一個有名的政治評論家。他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派系、也不屬於任何團體，從始至終保持着一個自由主義份子的身份。自從九一八事件以後，他便為日本當局所忌，而禁止他公開發表文章。及至太平洋戰爭期中，他被視為和平運動者，和日本戰後第一任首相吉田茂一同為憲兵所捕，直到戰爭終止時才被釋放出來。現在他是日本貴族院的議員。他的著作有「屑屋政談」，「重臣論」，「政界五十年史」以及「現代日本政治論」

等著。

如今的這本書，如他在序言裏所說，不是有什麼一定的計劃的著作，而這也就是它的特色。這本書表現出他對於日本政界內幕的知識非常豐富，他可以像談家常般，暴露出絕非外人所能探悉的許多祕密。

這本書主要的目的，是在清算日本軍閥的罪惡，每一個軍人，大概唯一的例外是真崎甚三郎，在他的解剖下，都是既蠻橫而又有尷尬像。這幫兇暴的軍人，如何對外發動戰爭，如何在國內謀叛，他都記錄得清清楚楚。

在中國過去也有若干所謂「日本通」，我們對於他們談過的日本問題，當然也還有個記憶，把我們「日本通」的過去許多文章，若拿來和這本書並比着看，將成爲一件很有趣的工作。

介紹這本書，並非幸災樂禍，看日本軍閥的禍國罪惡而滿足自己，也還是要我們警惕自戒的。最近，日本在美國寬大的護持下，漸漸又露出其原來的面貌，

如此發展下去，恐仍將成爲我們的一大危脅，把這書提供給讀者爲參考，爲了今後中日間的發展關係，或不乏意義吧。

編者

一九四八年四月

原序

這本書，起先寫它，并沒有一定的計劃。最初，僅只想寫一兩篇在雜誌上發表；但不知不覺間，便寫下去了，一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結。

回顧十九年來日本的機動時代，我們感到日本人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對於我們自己當前現實的時代，予以深刻的檢討和認真的反省的工作，非常不夠。在戰時是這樣，及至戰爭過去，日本深陷於無情的敗亡的悲局以後，日本到底爲什麼作了這次愚蠢的戰爭，同時處於戰敗狀態下的日本現實究竟如何，似乎誰都沒有深入地把握住它的真實，而且至今也未向這方面努力過。現在人民所努力的是：在戰爭中隨着戰爭；戰敗後則任其戰敗。不知不覺間，把這養成一種習慣性了。

現在日本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貧乏。但是，日本人的天性，也許就把這種貧乏

和戰敗的現實，全視為應當的而且習慣化了，這真是一件危險的事。

大多數的日本人，到了戰敗以後，好像才開始發覺在戰爭中國民是爲軍部所欺瞞了。但是得知確實的真相，並不是由於日本人自己的檢討和反省，而反是由於聯合國佔領軍的戰爭審判，藉此才把一切的祕密，象一軸畫似地逐漸展開，日本人民才開始睜開了驚異的目光。關於戰爭中的事實已如上述，同樣，關於戰敗後的日本的現實，外國人方面，比我們日本人也許是更多地把握了其真實性。在這樣的情形下，所謂日本之重建，實不能不令人生出確非容易之感。話說在前頭，關於戰爭中的軍部的問題，日本人似乎自己的力量是解決不了的，而只有藉戰敗的事實，憑聯合軍的武力才能解決吧。講到今後的日本，日本人一開口便是重新建設，宣揚民主主義，闡說和平的日本等等，恐怕這也不是日本人自己的力量所可能的吧。

這本書，不過是隨便寫出作者在戰時直接看到或聽到的一些事實而已。因

此，也許不足以稱爲一種歷史的資料。但由於此中的記述，若能予人以若干反省的機會，也就足以滿足作者的心願了。

一九四六年九月——作者

目次

譯序

原序

一 引言.....一

二 大戰起因於陸軍派閥的鬥爭.....六

三 以世界爲敵的戰爭指導計劃.....一八

四 附和軍閥的右派之政治攻勢.....三九

五 一國一黨的國內政治體制案.....五八

六 南方發展爲陸海軍的共同戰線.....七五

七 毒辣將軍離間之內幕.....八九

八	擁護近衛的軍人之雄圖·····	一〇八
九	無止境地繼續侵略·····	一二六
一〇	木戶與宮中的「錦旗」·····	一三八
一一	終於未能征服中國·····	一五四
一二	東條上台之意義·····	一六六
一三	妖魔橫行的軍閥之內幕·····	一八五
一四	日本造的政權之樹立·····	一九九
一五	送命的三國同盟·····	二一二

一 引言

從滿洲事變到太平洋戰爭，以致終於使日本淪於亡國的境地，我們單純地把它規定爲軍國主義，是不是過分呢，這確是一個疑問。

滿洲事變的時候，凡是導演事變的人們，都一口同聲地說：

「……在滿洲創造王道樂土……」

所謂王道樂土是怎麼回事呢？他們曾大言不慚地斷言爲「那就是「無產者的天國」。他們還以同一的口調，強厲地聲言，在滿洲，不用講財閥，就連所謂資本家，都不允許存在的。

這種說法，到底具有什麼意義，一般人們是不能夠理解的。只是大多數的人漠然的覺得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同時也對此懷着輕蔑的感情。在資本家和財政

界人士之中，有很多人，以自己的利害爲中心，或是大罵軍人，或是想取而代之。當此之際，政界和輿論界人士，甚至一般的人們，都高呼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而非要趁這個時機，把日本的大陸政策根本解決不可；同時爲了解決所謂滿洲事變，所謂大陸政策，是必要日本國內的革新。尤其是輿論界和知識份子，對於國內革新這種話，感覺到非常的誘惑。一般知識份子，對政黨政治的腐敗，懷有十分厭惡的感情，對於經濟方面的不景氣，也深覺煩惱，所以「國家改造」，「國內革新」這種論調，幾乎是無條件地刺激起知識份子的注意。就連對於滿洲事變的發展，沒有任何抱負的人們，對於所謂改造，所謂革新的這種口號，似乎也在觀念上感到誘惑。

於是，不久，所謂滿洲事變和大陸政策的解決，便被認爲是與「國家改造」「國內革新」成爲不可分割的問題了；而且逐漸地把這種關係演變成：爲完成國內革新，在外必須引起新的事變。從方法論來講，似乎被人認爲：以對外的事變

爲動力，來完成國內革新，爲最好的方法。

可是講到如何改造日本，如何革新，首先得提起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方案」，那好像是一個原本。他雖然也使用了改造這種詞句，可是他的政策在思想上逐漸地左傾起來。凡是可以稱爲資本家的一齊予以排斥而要創造「無產者的王國」，這種思考的方式，顯然是從共產主義思想出發的。

若從陸軍內部所發生的事件來說明這種關係，就不妨以昭和六年三月間，所謂「三月事件」來作個例證。當時陸軍的首腦部利用叛亂，樹立軍部之獨裁政策，而由此推進國內改造；然而這一企劃是被陸軍內部的反對勢力所撲滅，終于沒有成功，於是在國外掀起了滿洲事變，以此事變作爲動力，叛亂份子在政治上合法的佔據了負責的地位，進而推行所謂革新政策。我們一研究「三月事件」的計劃，便可以瞭然，「三月事件」的主謀者，是陸軍的首腦與中樞，不過參加這計劃的人們，則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右翼和社會主義的左翼。講到在滿洲事變中

活躍的人物，在滿洲當地也是陸軍和右翼份子的合作，作為智囊人物的，無論在滿洲或在國內都有左翼思想的官僚與知識份子參與其事。因此，革新政策的設計和立案，寧可說是這些人物為其主體。

從事變到進行戰爭，這其間的行徑，顯然是受着軍部的獨裁政治所支配的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但是在骨子裏面，其思想和政策的方向却是一種社會主義，或者更可說是企圖通過一次革命而將日本改造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

但是，表面上的軍國主義以及在骨子裏活躍的思想的背景，乃至其間的關係，至今還沒有充分的檢討過。

其次，還有一個疑問，在高呼日本以滿洲為生命線的時候，當然成為日本的生命線的危險的威脅的，是在北方而不是在中國，可是以保全生命線為目標而出發的事變，相反地演成為中國事變，進而引起了太平洋戰爭，這是從何說起呢？僅僅說，從當時的事變起，其必然性必定如此，這種說明決不是妥當的說明。然

則從滿洲事變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終于演成日本的亡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當然有待於種種的人們從種種的角度加以檢討，而且也是要從嚴密的立場，非加以認真檢討不可的事。

二 大戰起因於陸軍派閥的鬥爭

從滿洲事變到中國事變

爲什麼滿洲事變不停止於滿洲建國，而竟發展成中國事變；同時以「滿洲國」作爲緩衝地帶，在當時的蘇滿國境上，相當多次的發生過危機與事件，雖如此，却未向北方伸展，反轉向南方發展成爲以中國爲對手的戰爭，幷成爲敵對英美的戰爭，越來越向南方延展，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爲了解答這個疑問，我們首先必要追溯過往，喚起種種回憶，以爲解答此一問題的材料。

第一，先講滿洲事變爲什麼不停止於滿洲建國？在昭和七八年（一九三